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雨水含蓄 春光无限

马晓炜

雨水



诗意图雨

赵仕华



雨水，春天的第二个节气，与谷雨、小雪、大雪等节气一样，都是讲述降水现象的节气。由于它生在年味浓郁的正月，其熠熠生辉的光芒常常被春节的仪式感所遮掩，不像立春那样隆重，也不像清明那样诗情画意，低调得有种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感觉。但雨水可亲，在东风解冻、风暖烟霏中，轻抚大地，让万物萌动，草木生辉，点染春色。

“正月中，天一生水。春始属木，然生木者必水也，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，则散而为雨矣。”这是元代教育家吴澄对雨水的解释。意思是说，在正月中旬前后，东风解冻，散而为雨，大地回春，万物萌动。也就是雨水节气一到，春天就真的来了。

其实，半月前，时间已然进入了春天的地界，但等过了立春，冬天好像还未过去，春天的影子还有些模糊，常常让人感到挥之不去的寒意。而雨水节气一到，就觉得那风一下子软了许多，不再硬生生地刺脸，也不再一个劲儿往怀里钻了。若走在溪畔河岸，抬头看看那摇动的柳枝，原本已干涩的褐色变成了一层似有似无的新绿，看着，眼里疯长的满是惊喜与诗情。难怪连唐代诗人韩愈面对如此玄妙之景，也不觉心动不已、诗兴勃发：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你瞧，雨水节气的风光多么清新旖旎诱人。

到了雨水节气，对文人墨客和生活在城里的人来说，是满怀的盎然诗意、满目的盎然春意，可对于农人们来说，雨是庄稼的灵魂，是一家人的心灵，雨水下雨才是好兆头。于是盼望着一场雨，盼望着一场淅淅沥沥的雨，

春雨，犹如画师用最细腻的笔触，轻盈地在大地的画布上描绘出岁月的诗篇。每一滴雨点都是生命的音符，让世界在歌声中欢快地舞动。

我喜欢春雨，喜欢它不张扬的态度，喜欢它润物无声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。春雨是生命的前奏，是大地的调色板，它让枯黄的世界重新焕发生机，让沉睡的种子有了破土而出的勇气。每当春雨水洗净了尘世的烟火，我心中便涌起一股清新的力量，仿佛一切烦恼都被这细雨带走，只留下心灵的宁静和对生活的热爱。

我欢快地走在烟雨蒙蒙的小径上，那些带着泥土芳香的雨丝，调皮地拂过我的脸颊，凉凉的、痒痒的、涩涩的，就像是大自然的嬉戏，又像是春天的密语。我沉醉地感受着大自然的神奇魅力，心生愉悦。

踏着乡间的小路，雨水调皮地打在身上，却怎么也打不灭我对这片土地的炽热情感。田野里，雨珠儿在嫩绿的小草上、柳枝上蹦跳，像一串串闪亮的珍珠，是谁这么有心，在这大地上撒下了这么多璀璨的宝石？远处的山峦在雨雾中若隐若现，犹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，流淌着无言的诗意。

我站在屋檐下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雨水在瓦片上翩翩起舞，然后轻盈地滑落，滴答声在青石地面上跳跃，仿佛在演奏一曲悠扬的岁月之歌。那些雨滴，就像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记忆珠链，每一滴都承载着我过往的故事，有的故事清晰如画，有的故事则朦胧如诗。但无论清晰还是模糊，它们都是

让雨水惠泽大地，滋润春天、浇灌农作物，成了他们最牵肠挂肚的心头事。民谚有“春雨贵如油”“雨水有雨庄稼好，大春小春一片宝”之说，由于雨水节气前后，正是冬小麦、油菜等农作物返青生长的关键时期，此时适宜的降水对农作物的生长尤为重要。

人勤春来早。记得儿时，每到开春后，很难再见到与土地相濡以沫的爷爷，惬意地蹲在墙根或柴草垛旁，晒太阳、聊家常、话农事了，他脱下厚重的棉袄，或板车拉肥、柳筐挑粪，往返在麦田之间；或铁锨上下、锄头左右，为油菜田挖沟起土、沥水清淤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我和弟弟们趁机跟着他，跑到广袤的田野上玩耍。

那一刻，举目环视，满目空旷，只此新绿，铺成无垠的碧毯，呵护着、溺爱着恬静的村庄；三三两两忙碌的大人们，于田间地头，正演绎着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图。我们如饥似渴地呼吸着春天的气息，迎着温煦的东风，跑进麦田、奔向春天，在松软如膏的土地上，你追我赶，嬉闹，纵情在春风里撒着欢儿。爷爷看着我们欢腾的样子，双手扶着锄头，笑呵呵地说：“等来阵儿春雨，麦苗儿保准长得和你们一样壮哩。”听了爷爷的话，我们跑得更起劲了，欢呼着：“下雨喽、下雨喽！麦苗儿要长得比我们壮了呢。”

然而，雨水节气，能不能见到雨，真不是爷爷能做得了主的。但老天往往从不辜负爷爷和乡亲们的一片虔诚，飘零的雪花也会化作滴答的雨水，伴随着鸿雁的低鸣浅唱，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而我时常站在滴水的屋檐下，目送身穿雨衣、头戴斗笠的爷爷，挥动着鞭儿、吆喝着老牛，在斜风细雨里，畅快地耕耘春天、播种春天。

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宝贵篇章，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。

春雨中的漫步，简直是上天赐予大地的最好礼物！每一步都像是在和泥土亲密接触，那独特的芳香扑鼻而来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花园中。这味道，可比任何昂贵的香水还要让人心醉神迷。听，那雨滴打在树叶上的声音，就像是大自然的交响乐团在演奏一曲无与伦比的乐章。每一滴雨水都像是天然的音符，不加任何修饰，却能深深打动人的心灵。在这样的日子里，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感受到了生命中最纯粹的美好。

我曾试图用笔墨记录下雨的美好，却发现文字在它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春雨的诗意，不在于它的形态，而在于它带给我们的感受。它让我们懂得了欣赏自然的美丽，懂得了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，懂得了在细微之处感受生活的精彩。

昨夜今晨，那春雨如约而至，仿佛是天上的仙女散花，给大地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纱衣。我忙里偷闲，走到窗前，不禁被这场春雨的美丽所吸引。雨滴轻轻敲打着窗户，仿佛在演奏一首美妙的乐曲。我不禁闭上眼睛，感受着这场春雨带来的清新与宁静。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，仿佛整个世界都焕然一新。

这场春雨，真是大自然最美的馈赠啊！它以独特的旋律，讲述着生命的激情，演绎着岁月的恬静。而我，只想在这如诗如画的春雨中，寻找心灵的港湾，尽情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瞬间。

心灵有耳

程应峰

在《阳光的声音》一文中，我写小时候同母亲一道在田间地头劳作，隐隐约约听到有一种“毕毕剥剥”炸响的声音。便问母亲：“那是什么声音啊？”母亲不假思索，说：“孩子，你听不出来吗？那是阳光的声音啊！”

阳光有声音吗？那时我并不明白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终于明白过来，阳光是有声音的。小时候听不见阳光的声音，是因为自己心灵的耳朵被时光堵塞着，根本就没有醒过来。而那个时候，母亲之所以听得见阳光的声音，是因为她的心灵之耳是醒着的。

是的，心灵是有耳的。年轻时，瞌睡大，起不来床，往往需要定时的闹钟来叫醒自己。到了一定年纪，心灵的耳朵打开了曾经的闭塞，对时间的感觉知觉开始明朗起来，再也不需要闹钟了，而且总能够在需要醒来的时候，恰到好处地醒过来。

人至六十岁，便进入了耳顺之年。所谓耳顺，就是听得进不同的意见或是清楚理解听到的话。这里只是说“听得进”、“清楚理解”，没有明确说成“听得清”。老实说，六十岁以上的人，耳聪目明的并不多。因为岁月的摧残，这个年纪的人，耳朵和眼睛多多少少都有了一些障碍。所以，这样的时候“听得进”、“清楚理解”，完全归功于心灵之耳醒着。

相传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步入耳顺之年时，看起来非常疲惫，常常陷入沉思冥想中。但他却有如神助般，在耳顺之年画出了一幅《沉思的老人》的肖像，有评论家评论说，如此准确的一幅自画像，是肖像画中的奇迹，它将年老衰弱，梦想破灭表现得淋漓尽致，通过这幅画，上帝不仅会看到，也会听到他表达的心声。

这幅画中，肖像的后面，是些流水里的漩涡，老人似乎凝视着这些漩涡。是什么让潺潺流水和凝视的老人同时出现在这幅画中？应该说，是心灵之耳。是老人心灵中蕴藏着潺潺的流水，蕴藏着河水的螺旋和编成辫子的女人头发的形状在心底盘结。因为心灵有耳，这幅画才透现出丝丝缕缕怀旧的气息以及听天由命般的回忆；因为心灵有耳，就算是岁月的斑驳，也能成为存留在生命中的美丽风景；因为心灵有耳，老人固然疲惫，却依然可以在沉思的状态中，听见流水从心涧流过的声音，听见岁月过往激荡出来的回响。

心灵有耳，心灵的耳朵打开后，所能听到的，不光是生命中的天籁，更多的，是生命经历了诸多苦难后，心灵的花朵不懈不怠绽放的情致和音律。